



說約  
合

四書正解

卷之八三  
誦語

仁 12  
460  
8

朱子

朱子





門仁12  
460  
8

東方  
學校  
論語

四書大全說約合參正解卷之八

丹陽吳荃蓀右彙輯

愛業兩人范 倫俊升全校

汪繼堪子任

邢昌毅天祚

公治長第五

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為

子謂章全旨

此見聖人擇配之貴賢可妻也主事行說此句重下二句不過言其無害于可妻也

子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

子妻之 妻去聲下同 紲力

公治長孔子弟子妻為之妻也縲黑索也紲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長之為入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妻其心

追反 紲息列反



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繆綫之中而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為樂辱哉

參大全夫子嘗謂吾門有公冶長者其素行之言有可妻之道也雖有在繆綫之中一事非其自致之罪則無害于可妻也遂以其子妻之

析講二節皆敘事不但記言也故上曰子謂下節曰以其非手語只夾和在裏面又下體○指南聖人取士於迹外重表兩賢之素行擇配意只體言然兩邊形處一則曰非其罪一則曰免于刑戮可見世法固不足以拘人而制行必期其無玷兩節俱平說其子兄子皆親親也公冶南容皆賢賢也○朱子曰雖嘗陷繆綫而非自取則其平昔之賢可知非謂以非罪陷繆綫為可妻也蒙引可妻全在素行上取他繆綫一可是替他分解被累事以見其無害于可妻也○朱子曰姓公冶名長○邢疏家語云字子長

###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緒又名適字子容謚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謚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于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見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賢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賢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唯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也

嫌之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  
參大全夫子又嘗謂吾門有南容者能謹言行人也使實邦有道是君子道長之時必能以言攝以行舉而不廢素使實邦無道是小人得志以陷君子之時南容能謹其言行必不陷于刑戮其亦賢而有可妻之道矣遂以其兄之子妻之析講兩事必不是一時事作處亦似合傳○上節自于已然下節信其當然也○附錄弟子解云南容以智自將世清不廢世濁不汚弟子行云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于詩也則



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不廢免禍非由也。是事以其能謹言行據理而言之也。此重在賢而可妻。非以其能嫁妻于其妻也。而妻之也。

子賤章全旨

此章見人當尊卑隨取友之意。上一句嘉子賤之成德。下一句原其德之所由成正。見子賤能取友以成其德。然亦是把子賤來做個尊賢取友的樣子。不徒贊美之而已也。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曾無若子者斯為取斯。

焉於處反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嘆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參淺說夫子嘗謂學者學為君子也吾門有子賤者其成德之君子哉若人也然斯人所以成斯德者亦由能集眾君子之益耳若使我魯無眾君子者斯人其何所取友以成斯德乎其矣魯固多賢而若人之能取諸賢為助也有志於君子者宜知取善之益矣。

析講麟士云此亦敘記之詞曰若人曰斯皆隱語世間人知謂子賤故繫之也。○暗重一取字子賤能取夫多賢是正意多賢能供了賤之取是副意不如此看則是君子成德全靠別人了。○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為單父宰所父事者二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一人皆教了賤以治人之術故能鳴琴而理民不忍欺出說苑。○上君子兼質與學說下君子本尊重禮教崇信義來自賢可尊則多所嚴憚有友可取則多所切磋故足以涵養德性薰陶氣質而成其德然重在子賤能取君子上。

子貢章全旨

此夫子下與之之中寓進之之意。○張氏曰瑚璉雖貴終不免于可器也賜能因其所已至而勉其所未至則亦何所限量哉夫子言此正欲由器而至子不器也朱子曰子貢之器可貴而不可賤宜于朝廟而不可退處亦是子貢之偏處。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女音汝璉音胡璉方嚴反。○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



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已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  
參淺說子貢好左人因去子以君子許子賤而問曰遊去子之門者多有所就不知賜之所造何如子曰汝之才可適于用蓋成才之器也子貢曰器之名雖同器之為類不同賜果何器也子曰汝是器中之瑚璉也瑚璉用之宗廟而飾以金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女之才明敏通達足為邦家之光何異于此殆非凡器之所可同日而語矣

析講器字且渾講瑚璉方可大發○饒氏曰用之宗廟故曰貴盛黍稷故曰重飾以金玉故曰美華子貢之才可使從政是貴重也而又有言語文章之可觀是華美也何如之問雖從許子賤來然弗露出器與瑚璉俱是設字而各忽作譬喻說言器者取其才之可用也言瑚璉者見其器之不凡也蓋即上器字而指寔言之耳瑚璉可施禮于宗廟列于貢之才可使于四方可使與賓客言正相類也子賤之德于貢之才當時畢竟有高下至聞性與天道則可取者不止于才矣

或曰章全旨

此章深見佞之不足尚當時輕仁重佞或人論仲弓重在不佞故夫子兩言焉用佞以曉之不知其仁輕帶不可把仁字佞字並看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才也仲弓為人厚重簡默而時人以佞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參太全春秋時人爭尚佞矣聖門有仲弓者其為人重厚簡默與人情狷外務名者絕不相同故或人論之曰雍也固可謂仁而優于德行矣而惜乎其不佞短于言語之才也折講朱子曰佞不是諂是個口快的人却未問是不是當時言語便抵當得去撰得說話也好如子路何必讀書之言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是也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為用佞

焉於處反○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惟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及所以為賢不足以為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



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况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參輔氏夫子曉之曰汝以不佞為癡病是必以佞為賢矣自我言之人之立身行己亦焉用佞為哉佞者一時抵當人處全以利己給辨擬出說話心口原不相副徒多取憎于有道之人何益哉汝以癡為仁仁道至大我雖不知其有得於仁否然癡之不佞方所以為賢不足以為病也亦焉用佞哉析講或人稱仁意輕而重短其不佞夫子不許仁意輕而重喜其不佞或人認尊重為仁夫子所謂仁則指心德之全而言也或人謂反簡熟而能應對為佞夫子所謂佞則指能亂義而無情寔者言也心口不相副則招九取怨人謂君子也口才雖俗人所賢寔君子所惡不知句輕但以起下句也上焉用佞是泛言再言焉用佞蓋為以不佞病癡說也

子使章全旨

此章見聖賢貴真信之學夫子及明獨使漆雕開仕開之學問夫子必信之有素開猶以不佞信為對故夫子說其篤志于學而不安于小成見得聖賢學問在此即經世事業亦基此使開說開總非兩意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說音悅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占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為未信此聖人所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自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參大全于使漆雕開仕必其學有所得而可以用于世也開對曰明理而後可以治人吾于斯理尚未能真知而深信不疑則正當學時未是學優而仕時也觀開此言足徵其所見者大所期者遠其一念求道之心必欲求至于真知之地而不以小成自安可謂篤志于學矣故夫子悅之可見君子于斯理隨其所得可以適于用尤必信其所得可以大其用夫子悅開之心非即使開之心乎

析講饒氏曰集註釋說字有三其寔相貫惟其見大意故不安於小成惟其不安于小成故篤志○語類看他意思便是



把個仕都看輕了問是見得吾心之理或是出仕之理曰都是這個理不可分別○麟士云此亦是敘記之體合首尾方可見開不要只說吾斯一句○斯字不越修己治人之理信是真知寔見即令人云自家信得過之謂也開見得道理要到那自信處方可應世便有大學明親止至善規模這等見解與尋常瑣瑣者不同故曰已見大意知得治己工夫到得盡頭處方可出來治人又知得自家未到信底地位此皆見道分明處

道不章全旨

此見夫子不忍忘天下之心味首末二句總是始終為道倦倦至意因道之不行故發此嘆其欲由從已讓由無裁皆無聊之意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

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桴音孚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與裁同古

字借用 ○桴筏也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已故夫子美其勇而

讓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泰序夫子憂時憫道而設詞曰舉世皆不我用道不行了吾何事周流將乘桴以浮于海而求與世辭耳從我而往者其惟由也與子路素懷憤世之心一聞夫子避世之言遂信為實然而喜其與已子曉之曰由也不憚浮海之困而敢行必行好勇可謂過我矣但無所取其事理而裁度之以適于義也夫海其真可浮也乎

析講裁謂裁度事理君子決不可忘天下此乃事理也○陳氏曰既曰勇于義又言不能裁度事理以適于義何也蓋勇于義是畧見大意能勇于行不能裁度云云是不能審察精義而有務勇決行之意○聞之喜須云夫子憤世之心子路乎白已識得而其心與聖心同憤斯世之亂久矣故一聞浮海之言以為真欲長往而不返故忻然欲與夫子偕往耳不然輕信易喜是乃全無分曉之人何以為子路無所取裁未要見浮海之事若裁之以義自是不當往而聖人之心終不忍忘天下也

孟武章全旨

此章問答俱以仁字為主而帶說才字亦有勳武伯以器使意三可使字皆是據其才之所優者而



稱許之與其才正是不許其仁處○熊氏曰兵農禮樂乃國之大政而三子之才皆足以當之見聖門有用之學然治事之才易見本心之德難全故夫子皆不許其仁

###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參序孟武伯問子路其果全其心德而為仁矣

子路曰仁道至大其或有或無吾所不能知也  
析講不知宜渾說為又問地○三子之心不是都不仁俱只不純耳不知只空說仁蘊于中而難知不能必其有亦不能必其無便是註中日月至焉等意且弗說出

###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乘去聲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則不能知也

參淺說孟武伯以夫子必知之而不言又問子曰由也好勇以千乘大國而使治其兵賦必能時其訓練而可使有以作其忠義而可使知方此其可之才也

若仁則不盡于治賦者吾不能知也  
析講治賦兼有勇知方○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三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三不知其仁俱以學言可使治賦從子路好勇上見其優為

###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參序夫不知由之仁則求可例矣而武伯又問求也仁道何如子曰求也多藝如千室之大邑百乘之大家可使為之宰而綏衆撫民理煩治刺此其可見之才也  
若仁則有不盡于為宰者吾不能知也

析講麟士云千室之邑有邑長如季氏欲使閔子騫為費宰



之類百乘之家有家臣如冉有季路臣于季氏之類通謂之宰○宰邑主治人宰家主治事○可使為宰如區畫深而財用以足條理密而衆務以舉是也此從求多材藝上見其優為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東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

也不知其仁也

朝音潮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

泰邢疏夫不知求之仁則赤可例矣而武伯又問赤也仁道何如乎子曰赤也禮樂中人也若令東帶立於朝廷可使與鄰國之太賓小賓言語應對自能不亢不卑不辱君命此其才之可見也若仁有不盡于應對者吾不能知也夫可知者三子之材則在武伯當有掄才之思矣不可知者三子之仁則在三子亦當有熟仁之思矣夫子之意深哉析講周禮有太行人小行人之職掌賓客禮儀及朝聘之事言赤可任此官也按武伯問三子之仁夫子三不知其仁是正答是不輕許意非圖情謎語帶言其才可任以明仁之難知也○可使與賓客言主詞令上說是道存而不亢而不至于取禍詞遜而不屈而不至于取辱意此從赤素嫻禮樂上見其優為朱子曰渾然天理便是仁有一毫私意便不是仁三子之心不是都是不仁但是不純耳存疑仁者心之全德純于理者也才者人之所能稟于氣者也有才者只憑氣稟做去亦能有成但恐未純乎理且或長于此短于彼仁則天理渾然泛應曲當誠于此動于彼若夫子之得邦家立道緩動有自然之應矣此才與仁之別也

子謂章全旨

此夫子借回以進賜也子貢多學而識原着在回見上用功夫子却把如愚的顏子一對正是提點他處弗如之與與孰愈之問同意通章精神全在起末一節蓋首節是欲子貢自知其不愈末一節是欲子貢不自安于弗如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女音汝下同

愈勝也

發序子謂子貢曰汝自視所學與回也孰勝蓋將觀其自知之明以激其進機耳



折講孰愈就造請言要他自照自省正以顏子望之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

知二十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悅告往知來是其驗矣

參大全對曰人之分量淺深高下自有不可誣者賜也何敢望回即以知論回也天資既高學力又到如所聞者一即以知夫十其于天下之義理知得周遍始終無遺賜也資秉既庸工夫又淺如所聞者一但以知夫二其于天下之義理僅無執泥漸次開明回愈哉子貢之言若此蓋自以為弗如回也

析講 二十不是限定件數○朱子曰明睿所照如明鏡在此物來畢照推測而知如將些子火逐些照去兩句當玩味○顏子無所不悅可為知十之驗子貢告往知來可為知二之驗○一十一總之是借來以言始終彼此也知兼資學說此

二句須說得抑揚如云回固道等好而賜不過這等何敢望回哉知十不是真有十件只是一理而徹首徹尾都默識心融知二亦不是定知一件亦只是不滯而能得于意言之表便是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

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謂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已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

參大全天子因而與之曰女之造請誠弗如回也凡人有不

及處多不能自知雖知亦不肯服女有自知之明而又不難于自屈所造未可量也吾與汝弗如之說也析講朱子曰聖人之道大段用敏悟曉得的方擔荷得去如子貢所行雖未寬然他却極是曉得擔荷得去使其見處更長格則所行自然又進一步聖人至顏回而下便要算子



貢所以夫子每每愛呼子貢而與之語意蓋如此○輔氏曰  
自屈生于自知自知之明則不難自屈且自知之明則不安  
于已知不難于自屈則不盡于已至夫子所以許之○按宋  
子前一條方是與弗如當下之意輔氏說則是與弗如帶來  
之意○夫子語氣只就子貢言上說正許其能自  
知而又能自屈也不必說到將來可進于回上

宰子章全旨

此聖人警惰行者而致其高首節其詞切而使  
之警不節又引咎自家以使之愧無非欲其去昏  
惰而勵寒行也

宰子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

於子與何誅

朽許久反朽音  
汚與平聲下同

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朽鏽也言其志氣昏惰  
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所以深責之  
兼序古之學者以勤勵不息自強宰子有一日焉當晝而寢  
夫子責之曰木之堅者可雕也若朽木雖欲雕之無所施其  
巧矣牆之堅者可朽也若糞土之牆雖欲朽之無所用其飾  
矣人之有志者可教也今子也志氣昏惰如此則  
教無可施吾雖責之亦無益矣於何誅而責之乎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

聽其言而觀其行於子與改是

行去聲

宰子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子之事而改此失亦以  
重警之也胡氏曰子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若  
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夜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子  
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子不能以志即氣  
居然而倦是寢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情也古之聖賢未嘗不  
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子也  
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  
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群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  
參淺說宰子平日能言必皆好學篤志之論今也晝寢則是  
行不逮言故夫子既責其志氣昏惰復重儆之曰子之昏惰  
固不足責而吾之鑒于則有深懲矣昔者吾于人也聽其言  
如是則信其行如是則不復疑其素履之何如也而今以後吾



于人也以為能言者多躬行者少故聽其言如是不遠信其行如是必觀其行之寔而後信之我之所以改此輕信之失者蓋於子而如是豈得已乎觀子言而知學者不可不謹于言而敏于行也

析講註與語詞當作乎字看猶云於子乎何誅與子乎改是不曰乎而曰與殊深感嘆也○始吾于人四句不是傷今思古蓋始非古也只是未子前時耳改是謂始失之疎畧人或售欺今改而詳審亦非始忠厚而今刻核也○始吾于人四句俱要暗指宰子以勤慎入講亦須和暢說始吾于人如是而自今以後則不然方見改是意○宰子書寢是志氣昏暗便是自棄未子既責之而又警之昔因晝寢而發也本責宰子而曰子改是其所以責之警之者深矣

吾未章全音

此未子嘆剛德之難以首句作主下不足于或人之所擬者正以見剛之難見也知根之非剛則知剛之所以為剛矣○剛者以人言剛之本體即曾子之大勇孟子浩然之氣謂所守堅固而一切利害死生貧賤富貴皆不足以搖其中而屈之是也此必如曾子之反身循理孟子義無不集始足當之但夫子說今未見須渾渾講不剛者原未說出剛之本體故或人舉申根以當之○虛齋云此剛字即易下以不欲害其天德之剛剛字細是天理立得定守得固不為事物所撓屈難限定說不屈下欲有欲故屈無欲故不屈不屈虛說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根子曰根也慾焉得剛

焉於虔反 ○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舉其未見申根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為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撓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區夫子之未見也根之慾不可知其為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

故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為慾爾  
令參子曰夫人必有剛德而後可以自振今之人日趨委靡矣求其可以剛名者吾未之見也或人不知所為剛對曰未子之門若申根者非乎子曰人惟心之無慾方可進于剛今根也多嗜慾則見其可慾者必喪其所守而志氣且為之屈



矣焉得剛而不屈也

析講大全朱子曰如這刀有此鋼則能割物然則鋼自是不  
屈底慾則裏面方着些鉛錫不可謂即屈于鉛錫也但從外  
面看亦是下把刀相似此或人遠有申棖之對與○凡語意  
皆以屈下為理然又有必不可屈下開說乃矧者如管仲器  
小及此吾未見剛一句是也無慾為剛方是明其所以然之  
故若首尾先道破即下亦何異質蠟○按剛不單指無慾  
夫子未見剛之藥原非為申棖而發焉得亦只就棖而言其  
慾之非剛非可云吾未見天下無慾者若指定無慾即剛則  
廉知原憲便可謂剛乎剛自無慾不消說慾則無剛亦不消  
說然天下儘有澹泊寡管而未必堅強不屈者固知剛不但  
僅與慾相及也但看圈內註自明不可又雜圈外一字○或  
人以棖為剛就氣質上看夫子只就他心中枯帶隱微處識  
破申棖想悻悻自好的人慾者有所歌美而溺于物也與欲  
字通套說者稍異人心有一點慾則自反不直而氣欲然饒  
矣○朱子云凡入纒食一物物事便被這物事壓得頭低下  
纒有此慾便被他牽去此中便無主焉得剛焉厚齋云棖之  
剛乃血氣之剛夫子所言乃義理之剛也血氣之剛則外物  
得以屈之惟義理之剛則不為外物之所奪耳

我不章全直

子貢以無我自任而夫子抑之抑之所以進之也  
及字就目下言不就後自言不欲無加一句一氣  
讀方見得自然下句無字重仁恕之異只在無與勿上分子  
貢本不識得以已及人便是仁者之事只信口說去未免太  
覺自然夫子恐其以恕為仁不更求進故曰非爾所及非謂  
其終難及也然仁恕字面在子貢夫子口中却不可露出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

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  
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為非子貢所及○程子曰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已而不願  
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  
無者自然而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為仁恕之別  
參大全子貢自言其志于夫子曰人曰同此心理正非理之  
事我所欲入之妄加于我也我亦欲無以此妄加于人夫



不少日勿加而曰無加此等地位是本體明淨發盡盡是不忍之心不待勉強乃仁者之事子曰賜也非

爾今日之所及也亦于此求勉焉可耳

析講不欲入之加諸我自是非禮加我之事但不欲亦欲猶云不要也要若講似人之以不欲加我便與亦欲一字不相

照應○仁恕只是生熟難易之間熟是仁生是恕自然是仁勉然是恕○子貢口中說个我字吾字將無加看得大易便

有自在無難意夫子以非爾所及勸之正謂其目前地位尚未到此欲其從強恕工夫做起不

是攔截語也兩下口氣最宜體貼

**夫子章全旨** 此見聖門施教有序而學者貴于自得是子貢處者看出然不阻人以可聞不強人以不可聞正夫子教不躐等處畢竟重在教上

###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 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

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

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

參本全子貢得聞性與天道而嘆其美曰夫子平日以身教人凡威儀文詞自然成文有章者所謂吾無隱乎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也學者皆可得而聞也若性與天道別淵

微精奧未可遽與學者言恐其臆度料想馳心玄妙反躐等而無益故罕言之非資敏學到地位已高者不可得而聞也

析講王氏曰此理在天未賦于物故曰天道此理具于人心未應于事故曰性即元亨利貞義禮智是也○問文章亦是性天道之流行發見處朱子曰固亦是發見處然子貢當

初只是理會文章後來是聞孔子說性與天道今不可硬做是因文章得○麟士云性道即文章朱儒已有此解游翁深

關之大都令人所尊之說皆是前人聞過搜出示異耳不知教不躐等四字鐵板難動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

是說他不輕言蓋就其未言之時說若說言矣而不可聞便



覺尼山諸賢皆衰如老耳可笑○二聞字畧有分別上聞字兼見字在內走耳自可用者也下聞字屬心即朝聞道之聞有領會意且罕言便見非全不言但不輕言也不可得聞非一無所聞但不可易聞耳文章性道需說不必互發時講有云文章性道總是一原時文遂有性道即文章文章即性道等語于教不躡等意未免大悖○陳新安曰堯之文章夫子釋以禮樂法度與此不同者堯舜達而在上其文章見于治天下夫子窮而在下其文章見于吾身在天下故以禮樂法度言在吾身故以威儀文詞言也

**子路章全旨**

三句一氣讀勿斷是形容于路急行之心與他處時勢所妨只是方聞了未到那行時註中以及字替能字最是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參序子路勇于進道聞善必行若纔有所聞而未之能行的時節則其心惕然惟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孜孜勉勉必力行其所聞而後已也

析講大全朱子曰子路不急于所聞而急于行此古人為己之寔處○或曰此即子路聞斯行之之勇門人以為弗及而著之夫子以為兼人而退之何也胡氏曰門人弗及其行之勇而著之推敬之詞也夫子恐其徒事平行之勇而退之由成之術也○此是記者將無作在極力摹擬之語善言善行之來隨聞隨行必欲行盡天下之善即是子路心事惟恐一字正形其汲汲皇皇不來自已尤景唯恐有聞非不欲聞也正欲急行其所已聞以復待其說亦聞也未行之時唯恐有聞既行之時又唯恐無聞矣此意亦可推說

**孔文章全旨**

子貢疑孔文子之文分明有不足其素行之意未人亦未論及其活行也玩是以一字也字語氣只是說此一節上取他有不未備○謂之文有說謂學問所得皆華國之文章是把文字在學問後不覺看了殊不知勤學好問即文也但學問須要本身上不可說太深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

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好去聲

孔文子衛大夫名圍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諡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圍得諡為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嫌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姑其為人如此而諡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為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泰集解子貢問曰諡者國之公論又者諡之美名孔文子之為人似無足取乃後得諡為文果何以謂之也子曰文子資識敏疾却不敢自恃而能好學文子雖位為大夫却不以勢位自高凡位在己下者能問之不恥夫諡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今文子之好學下問已如是是以謂之文也

析講大全史記諡法解諡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車服者位之章也經緯天地道德博聞勤學好問慈惠愛民慈民惠體賜民爵位俱曰文○朱子曰此章為論諡而發○敏而好學

二句須一直說下學與問非兩事問亦所以資其學也好與不恥非兩心不恥下問正其好學之心也○孔文子固是不好只敏學好問亦是他好處周禮諡只有三十八字不成說孔文子與文王一般蓋人有善多者則擇其尤善者一事以為諡亦有只有一善則只取其一善以為諡而隱其惡如孔文子是也惟無一善可稱而純于惡然後名曰幽厲耳

子產章全旨

此章只作稱美勿寓不足之意○恭敬惠義俱是本之心而達之事實故曰

君子之道首句虛下四句正其是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山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



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參亭子嘗謂鄭大夫子產有合于君子之道四焉。四者維何？恭以持已，君子之道也。子產位至上卿，吾懼其才大而驕，位高而後矣，其行已也過察，察而退讓，居成吏而抑損，何恭也？敬以事上，君子之道也。子產仕，歷四君，吾懼其權重易凌節，久易變矣，其事上也則內之過忠，以盡智，外之畢力，以禦侮，何敬也？仁以養民，君子之道也。死鄭方，疲于奔命，其民窮，窮宜殺之，以惠子產，一意噢咻，舉疲敝之民，而生全之，其百之遺愛，歟？義以正民，君子之道也。死鄭方，抵于積衰，其民玩玩，宜糾之以義，子產一意振飭，舉淫縱之民，而約束之，其邦之司直歟？故曰：有君子之道四焉。

**初請刑疏**左傳子產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名僑，公子之子稱公孫。襄公三十年執鄭國之政，公子發字子國，公孫之子以王父氏，屬字故，後或謂之國僑。○恭敬分言則恭，主容敬主事，單言恭則該敬，為恭而天下平是也。單言敬則該恭，君子修己以敬是也。○**大全**金氏曰：當時鄭多強族，分食都鄙，必多僭，僭故于產限之，使城郭車旂章服各有尊卑也。井田制廢，商有開阡陌，相侵越，兼井之患，故使民封土為疆，通水為洫，以正經界，一時使民力為之，所以有作封洫之議。有取我田疇之謗，夫三為君，三君為井，伍益五家為伍，使之相友相助，而其中間有罪，奇邪則相及，慶賞則相共。○**真氏**曰：子產以鄭簡公十二年為卿，又歷仕定公，獻公，聲公，凡四十餘年內，息諸大夫之爭，外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求故終其身，免于諸侯之伐，而鄭能以弱為強。○行已四句，各要切于產說行已，以一身之應接言恭是謙卑遜順如辭色見稱于子羽為善必歸于子皮是也。事上凡三朝執政，詞命與交際皆是敬，謂兢兢小心如始事簡公，不懈臣職，繼事定公，克盡相道是也。惠是宜拊循之愛，布安養之利，凡植田疇教子弟，致生民誰嗣之政者皆是。使是驅使駕馭欲民就吾條理義是肅，名分之閑嚴體統之限，凡辨廬井別章服範斯民于約束之中皆是。

**晏平章全旨**

此夫子借仲以風世，全在敬之久，久字重看。要切下士皆所交者，久而能遠，亦有下爭權，不扶責，意士大夫交一不敬便，有許多情疑嫌隙，交不能全貽言，不小故，至稱仲以風之。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而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為善

參大全子曰交道易以陵夷非正其志者莫之能守也若晏平仲善與人交矣凡人之交初則敬久則玩惟平仲則不諂不瀆一以敬相與交雖久而敬不衰也惟其久而敬則愈久而愈親也

析講平仲下交齊之處士蘇賁上交齊大夫吳翰至老不衰亦是久敬處夫子在齊與仲處者八年知之最深故稱之邢疏晏桓子之子也諡法治而無情曰平

臧文章全旨

文仲在當時有智名夫子直指其一節以見他不矜亦衆好必察之意不曰焉得智而曰何如其智謂何等樣是文仲之智也此正夫子辭氣渾厚處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稅何如其知也

稅章悅反知去聲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也藻水草名稅梁上短柱也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鬼神如此安得為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張子曰山節藻稅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參大全子曰臧文仲以知名矣以予觀之文仲之作室以藏龜也刻山于節以象龜之靜畫藻于稅以象龜之潔真若大龜之居處于是而吉凶禍福可以諳媚而趨避之也夫知所務之為知今文仲不務民義而諛事鬼神如此其心之感亦甚矣人都稱他為知吾不知果何如其為知也

析講邢疏按世本孝公生信伯彌彌生哀伯達達生伯氏彌彌生文仲辰則辰公子彌曾孫也彌字子臧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故姓曰臧也諡法云道德博聞曰文○家語臧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為一兆武仲三年而為二兆○左傳文三年秋大事于太廟躋信公逆祀也仲尼曰臧文仲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祀祀爰居三不知也○海鳥曰爰居止于魯東門外三日文仲使人祭之○蔡氏曰古聖人作卜筮以神輔之非以神主之也今文仲居蔡崇重如此若禍福悉决之鬼神而已無所主矣此何等樣知耶○朱子曰云此只說他不知不說他僭若僭便是不



仁尹章全旨

仁尹○大龜出于蔡地故名居字活居蔡者作室以居蔡也  
子張論仁以迹夫子論仁以心忠清亦不在仁外  
但仁不止忠清耳兩未知子文處是未知其心之  
純雜何如文子處是未知其心之安勉何  
如忠清以一節之善言仁以心德之全言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

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

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知如字焉於虔反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厲名穀於菟其為人  
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  
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肯  
出於天理而無私欲之私也是以  
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參淺說春秋之世人臣徇私忘君幸亂圖功者多矣乃子文  
三次為令尹人競以為榮而彼無有喜色及三次已其令尹  
人皆以為辱而彼無有愠色方其已之時却將舊日為令尹  
之政凡可利吾國者一一告之新為令尹之人使有所依據  
而行其行事如此夫子以為何如子曰斯人也知存國不知  
存身據他行事可謂忠矣曰制行如此亦難矣意者仁矣乎  
子曰仁者內既無私心而外之行事又當于理今未知子文  
之所以然者果皆純乎理而無私否也安得遽許以仁

析講邢疏令尹宰也周禮本卿太宰為長遂以宰為上卿之  
號○左傳宣公四年初若敖娶于鄧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  
母畜于鄧淫于鄧子之女生于文焉鄧夫人使棄諸夢中虎  
乳之鄧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  
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寔為令尹子  
文○麟士云按左傳子文為令尹緇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  
未明而立于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家無盈積不為爵勸  
不為祿勉嘗曰蔽賢者不祥專利者必害故其為政度人以  
用人薄惠以撫下是其忠亦繁見也○蔡虛齋曰註中喜怒  
不形釋三仕三已物我無間釋舊政必告知有國而不有身  
通釋上兩節忠處全在此句上見得○當理而無私心之謂



名朱子曰有人事當于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處事又未必當于理惟心與事一皆純乎理而無一毫之私方可謂之仁○子文但知位為國家之位而不以一身之進退為欣戚知政為國家之政不以人我之去留為勤怠故夫子許其忠文子潔身去亂不以十乘為意不以屢遷為難而惟恐弒逆之汚已故夫子許其清此只就一事事迹上許之而未暇較其心何如也子張則以無得無喪近于仁者之安仁故疑子文之仁以富貴顛沛之際人多違仁文子能義富貴而不顧必欲去亂適治故疑文子之仁然子文之忠若其心果出于天理之純然而無人欲之私文子之清若其心果有見于義理之當然而非迫下利害之私則亦仁矣而今未知其果能否也安得遽以仁許之乎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

得仁乘去聲

崔子齊大夫名仔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一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安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二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為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得真之事文子之事齊既失正君討戎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參淺說子張又問齊大夫崔子弑齊君當時陳文子亦為齊大夫其家有馬十乘可謂富矣乃不肯苟安于亂人之國棄而去之至于他邦見其臣僭亂不忠則曰猶吾國大夫崔子也又去之之一邦見其臣亦不忠則又曰猶吾國大夫崔子



也又去之其行事如此夫子以為何如子曰斯人也潔身去亂惟恐殺迹之汚已據他行事可謂清矣日意者仁矣乎子曰仁者外之行事合理而內又無私心今未知文子之所以然者果真有見于義理當然而無累非道于利害之私而感悔也安得遽許以仁

析講左傳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公鞭待人賈舉乃為崔子聞公嘗于朝于齊崔子稱疾不視事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氏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俯楹而歌賈舉止衆從者而閉戶甲與公踰牆射之中股反墜遂弑之○木全涂氏曰忠者未必仁也而仁者未必不忠清者未必仁也而仁者未必不清忠與清乃仁中之一事○胡氏曰必其見于事者皆當于理發于心者皆無所私然後可謂之仁○麟士云于張初問就事論事也故曰忠曰清再問就事論心也故曰未知焉得仁各開說若子文借王猶夏及任子玉致敗文子不能正君討賊兩三年後仍返齊王預大政亦都不成其器然或因此並將忠清二字一齊放倒則焉得仁處反無氣力非正指也觀集註當知不形物我無間深身去則得仁上截極其形容而後以未知操轉可見若愚聞一段自在圈外○前一違之是却富貴而不辭後兩違之是值屬遷而不悔○二子忠清只就事上說若比干夷齊之忠清是就心上說比干夷齊是有本的忠清忠清裏有仁二子之忠清只喚做忠清○猶吾木夫崔子也○楚是君弱臣強都是這樣風聲氣習非必弑君如崔子也○楚自熊通僭號是為楚武王至魯莊公三十年子文為令尹魯僖公元年楚人伐鄭五年子文身有滅弦之師又秋楚人圍許十一年伐黃十五年伐徐二十年子文身有伐隨之師二十一年執宋公以伐宋子文無諫也二十二年得臣伐陳取焦夷城頃而還子文以令尹賞之及晉文立而楚伐宋伐齊子文又重子玉之權以遺之卒以致敗然猶爭伯不已凡此皆借王猶夏之事

尚也

季文章全首

夫子不與文子同時不過聞往事而託之以立善思之舉見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為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三去一



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  
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辭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  
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感  
矣故夫子譏之○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  
過舉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為之使齊而路焉豈  
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感之驗歟是以  
君子務窮理而責果斷不徒多思之為尚

參大全季文子執政凡事必反覆三思而後行其心以為處  
事之道必如是而後可也而不知其思則已過矣夫子聞而  
譏之曰人之處事固不可不思而亦不可過思故事之至也  
始焉未得其理者須着仔細思到思而得之是一思雖見得  
極是又須平心再思一遍如此則是非可  
否無不當理其思斯已可矣何必三哉

析講語類如今人須要計較到有利無害處所以人欲只管  
熾義理只管滅百思也只不濟事橫渠說聖人不教人避凶  
而趨吉只教人以正信勝之此可破世俗之論○私意起而  
反感集註補出意夫子口中只宜就思上渾渾說○王觀濤  
曰文子計利害者也故思之不一夫子只要人計是非不計  
利害故再思可矣○斯可矣言已審不是言再行○一思以

是展轉反覆之意非真用三次思量也天下之事以義理斷  
之則是非可再思而已審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喪萬變  
而無窮註中已審字正此可字言義理已審也雖言此以  
譏文子亦示人當以義制事而不迫于利害之私也左傳  
文公六年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遺喪之禮以行杜註聞晉  
侯病故既而晉襄公果卒魯文公十八年薨文公妃敬嬴生  
宣公嬴嬖而私事襄仲仲殺太子惡及其母弟視遂立宣公  
元年文子如齊納賄以請會會于齊于州以定公位凡篡立  
者諸侯既與之會則臣不得計諂之  
與弒君同故會平州而公位乃定

雷武章主旨

此夫子表武子之忠以正臣則重無道則思遠思  
對智巧趨避言亦對明者保身言是不顧利害不  
計死生不可作大智若愚說註盡心竭力二句證愚保身  
濟君正其愚之不可及處人臣犯難從君子君未  
必多濟且或至喪身而武子不然所以不可及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



其愚不可及也

知去

當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  
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  
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  
知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  
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  
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道愚者比干是也

合泰子曰甯武子仕衛當文公時邦止有道則見可而進相  
時而動是其智也當成公失國邦無道時智巧之士未免退  
避武子則竭忠冒險委身奉君是其愚也自人言之莫不謂  
愚不如智矣吾自其智觀之安常處順隨分盡職凡有乘時  
之哲靜鎮之才者亦能之猶可及也自其愚觀之冒險濟變  
君與身兩全此固智者所深避而不敢  
為不能為者真不可及也武子賢矣哉

析講真註邦寔損衛邦有道只是內變不生外患不作無道  
是晉文外構元阻內爭時為於可為之時則智為於不可為  
之時則愚○邦無道則愚以用不避艱險意講其愚不可及

內方兼不避艱險人難及其忠傷身濟君人難及其才○有  
道而知雖亦有務財訓農通商惠主敬教勸學授方任能之  
事然隨時乘勢上命下承雖謂之無事可見可也如盟定濮  
而國人不能納橐籥而射不真貨醫術而免君于死鄰好  
成而釋公執武子不避艱險保身濟君之事可與見矣宋  
子曰邦無道時全身退避人皆能之武子不全身退避却以  
愚然又事事處置得去且不表著其能所以為愚不可及也  
備考晉文公伐衛成公請盟弗許國人出其君以悅于晉  
公出居襄牛武子從大夫元咺奉公弟叔武攝國或訖于公  
曰立叔武矣元咺于角從公公殺之咺不廢命奉叔武以入  
守後武子與衛人盟于死濮晉人復成公叔武為沐聞公至  
喜促髮走出公孫纘華仲前馳射而殺之不咺以叔武之死  
也出奔晉訟公審武子為輔弼莊子為生上榮為大士公不  
勝殺上榮則莊子謂武子忠而免之執公歸于京師置諸涿  
室武子戮納奏饋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環晉侯使醫視醜  
衛侯武子路醫使薄其醜不死晉借公為之講納于王與  
晉侯乃釋成公公再出而  
不失國皆武子之功也



子在章全章

夫子述說歸與便合傳道意下正見之狂者必簡  
狂字重簡字輕成章蓋狂處即是章成其為在  
別有文章也不知裁就小子說聖人欲裁在言外彙解道不  
行于當時而欲裁小子以傳之後世此歸關  
係甚大非不得志而為無聊之思也須善會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在簡斐然成章

不知所以裁之

與平聲 斐音匪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嘆也吾黨小子指門人  
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  
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成其道於天下矣是而  
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  
中行之志而思其次以為狂七志意高遠猶或可進於道也  
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參本全孔子周流在陳知道不行而嘆曰今世無用我者  
矣吾其歸與吾其歸與道既不行于當時猶可傳之于後世  
吾黨在魯之七志意遠大而狂因累于世事而簡具體實片  
段已各斐然成就有文理可觀固非甲下比庸者可企此皆  
傳道之器也但學力未至時出規矩法度之外而自已不  
知所以裁之以合于中道吾安得不歸而裁之也  
折講夫子凡三至陳此言蓋發于三在陳之時。輔成曰大  
凡人之志意高遠則勢利拘絆他不住故可進于道然進于  
高遠又有脫畧世故之弊故過中失正是不可不有以裁之  
也。王觀濤曰章字對甲鄙庸陋言狂者志大志大者自有  
一段高明軒朗處與甲鄙庸陋者不同故曰章惟狂故簡亦  
作好字直看不是取詞。狂簡成章知于路之勇真成一箇  
勇再求之藝真成一箇藝言語德行之科一齊被他做得成  
了不知所以裁裁如琴張會背牧皮之美考其行而不獲是已  
○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蓋他狂也做得個狂者  
只是半上落下故要裁。羅昆湖云狂簡一句意要相提看  
言吾黨之小子在簡者真能以古人自期待真能不以勢利  
羈其識見之高明志氣之遠大自成一個規模而斐然可觀  
但恐其只任資質意向做去不知所以取裁于中道而未免  
過中失正之病此吾所以欲歸而裁之也  
○裁之為義如物之不正須裁割令正也



伯夷章全旨 人皆知夷齊之清而不知夷齊之量 夫特表而出之以見其好惡之公德量之廣如此

###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 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宏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則此其人亦不甚惡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字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參朱子曰吾觀古伯夷叔齊者清介極矣惡人嚴疑若狹隘而無所容矣要他胸中都是義理人之有惡不是惡其人惡其惡耳到他既改便自無可惡者不追念其舊日之惡故人之被其惡者咸愧其有以自取而幸其不終棄我也怨之念自然少矣

析講不念字有化而忘焉之意○此與不遷怒一般聖賢之心皆是如此○麟士曰此與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一節同是想像推度之詞全無事實不然便謂有人曾以三公易下惠之介則人說夢也○朱子曰與齊平日以隘聞故特表

之其所惡者因其人之可惡而惡之而所惡不在我及我能改文只見他善處不見他惡處○怨生惡中希生不念中只就一人說非是直怨的人少只是怨他不甚便是希也○鑑至明而醜者忘怨此可以証怨是用希之說○史記列傳索隱孤竹君是殷湯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姓墨庶氏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其誼也

### 謂章全旨

此夫子愛好必察之意直者曲之反乞者一事未免有許多委曲故不得為直

###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西反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猶物掠美而恩不得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杜雖小亦直為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鈞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參大全子曰平心順理以應物則為直若有一毫作偽則不得為直微生高人皆以直稱之自我看來那個說他直說得



難非難得之物或乞于我而我無之則直其以無而已  
云而求之他人則告之以可得之處可也求之不得往助其  
求亦可也今乃乞諸其鄰而與之乞鄰亦不告以與者之  
意及其與之必不告以得之之所據美行私直者固如是乎  
祈講范氏云審其所以養心者不在干大此語痛切○湯氏  
曰人謂申棧剛夫子以慾知其非剛人謂文仲質夫子以居  
蔡知其非智人謂微生高直夫子以乞醯知其非直夫子知  
入之道于衆然之而察蓋如此○此是即節以斷其生平  
朱子曰如此與必如此取看他小事委曲如此處于顯萬鍾  
亦只是這模樣○夫子所譏雖在微生高全是為世道人心  
慮蓋恐世人以不直竊直之名借直之名以亂直之定故于  
此特為嚴辨而直者之

**巧言章全旨**

此戒學者真心之不直也上是工于媚人的下是  
陽為厚人的皆不以本心之直道待人故可耻饒  
氏曰此上二章皆是教學者立心以直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然而  
友其人在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在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  
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也夫子曰言丘亦恥  
之蓋竊比老彭意又以深戒  
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參序子曰夫人真心貴誠直凡言貌交友無不宜於此由  
之有嫌巧言令色足過其恭此有意求悅于人邪媚之甚也  
左丘明心術之正嘗恥之而不為丘亦嘗恥之又如內藏其  
怨恨之心而外却與其人相友善此以不測待人奸險之甚  
也左丘明嘗恥之丘亦嘗恥之甚矣人須表裏如一也  
祈講大全朱子曰本當如此則即是足了我却以為未足而  
添足之故謂之足○此是不誠實的人而不誠實何所不至  
所以可恥與上文乞醯之義相似○恥之者總是聖賢繼世  
道正人心之意玩亦字語氣謂丘亦  
常以此為恥而丘所見亦與之合也

**顏淵章全旨**

總見聖賢之志俱公而不私而大小之分量則異  
○朱子曰子路有濟人利物之心顏子有平物我



之心夫子有萬物各得其所之心○子路是治人各字然有意于濟人而未必能忘已也顏子是治人各字然有意于忘已而猶未能無迹也夫子安信懷道理感而應使天下各得其分蓋無不吝之迹而人無不濟無不歸之迹而已無不忘此真因物付物而不待較量于物我之間與子路之公物于人顏子之公善于人者自有大小之別

###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盍音合

盍何不也

衆直解顏淵季路侍子曰二子所學必各有志向何不各言爾之志乎析講言志只泛言所願與下論用世之志不同

###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衣

聲○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

合參子路曰由今雖未有車馬輕裘也由竊以為聚吝之私友公其雖朋友敝之而我無憾意由之志如此

析講願字直貫到與共無憾車馬輕裘則凡一切之物可知舉朋友則凡在人倫之內者可知子路志在公物大槩說如此○子路為人更于其善其言雖只朋友然觀其用心則其至公無私可見矣

###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已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

合參顏淵曰由今雖未有善與勞也回雖以為驕矜之念乃學者所宜戒如善而有能于己亦惟小有所願無矜誇自伐勞而有功于人亦惟小有所願無張大自施之志如此

析講顏已之善如未有善觀已之勞如未有勞觀其用心雖堯舜地位亦敬然常其不足志加大焉子路車馬與共特願于善中之善耳○伐施不在事道只在心上顏子主于克己惟恐幾微意念克除不盡○善是自家所有之善勞是



自家做出來的無伐善是不矜已能無施勞是不矜已功願無一字見造詣雖未至乎此而志則在平此也

###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顏子不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土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勒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

已天下有老者焉則安以養之俾之各享其逸有朋友焉則信以與之俾之各全其交有少者焉則以恩懷之俾之各適其性隨此身之所接而盡其固有之心聽夫物之自來而與以應得之理如是而已是則夫子之志如天地然一元之氣運之于上而天地之間無一物不得其所焉不特物物皆然然後能之若二子猶未與于用意真不可及已

新語真氏曰聖門學者欲信嗜樂言者即其所行故躬行有一毫未到隨不敢以自欺○朱子曰子路顏子孔子皆是將已與物對說子路便是人食已忘私的意忠當時只因子路得然如此說出故顏子孔子各與上面說去使子路若別說出一般事則顏子孔子口說他那一般事上說然意思却只如此○子路志在不吝顏子志在不驕夫子之志不可專作那家說蓋聖人于此隨處可行可行于一家可行于一國亦可行于天下○外註因物信之意最要體認然亦要不自負是為效○虛齋曰夫子此三老朋友是其等輩老者是上一等人少者是下一等人三者是以盡說天下之人○三之字最自然見得老者自帶得安之理來如少自帶得信懷之



理來夫子安之信之懷之正是以天下之願為願不待安排亦無勉強故註中化工器動之喻最妙亦要見得聖人之心大公無我舉念所通自與天下相關切不待施之事為方見其能及人也如此便與言志有會矣

**已矣章全旨**

夫子特為是說語以作人作新意非絕望也已矣乎者嘆此人不得見于前恐終不得見于後也飽字直貫到底見過與內自訟久平看重內訟邊內自訟者直使無地不容必克而後已也

**子自己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各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

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勵者深矣參序子曰人孰能無過過而能改則復于無過然改過由于悔過而悔過由于知過吾嘗以此望天下矣今已矣其將終幾望乎吾目中未見世上能自見其有過而內自訟責有以覺前此之非而切今此之悔者也蓋人能自訟則其悔悟深切方能改過然終不可得見焉謂之何哉

析請胡氏曰訟者欲勝人內自訟則能勝已○見過輕內自訟重口不言而心自咎則其能改不待言矣所以難見馮厚齋曰不見而曰未見者正不絕望于天下也○內字極有意蓋知過而自咎于口其懲創或未深自咎于心則悔悟必切三句須一氣讀下令人惕然深省方得聖人慨嘆之意

**下室章全旨**

夫子借已以譏人見美質之不可持而學問之當勉欲人好學以充其質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焉如字屬上句好去聲

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參序子曰人之造道問貴美質尤須學力今人皆以質美為足矣若以資質論之是十室之小邑必有純粹篤寔可進于道如丘者焉况天下之廣乎但人皆自恃其忠信而不加



丘之好古敏求孜孜于學以充極此美質所以不能聞道而  
有成者鮮也不勉于學而徒誇于質之不美豈不過哉  
析講好學要根忠信來學非他不過充此忠信而已○古者  
九夫為井四井為邑一邑凡三十六家十室之邑其言其小  
不滿三十六家也忠信是資性粹美可以造道者與他處自  
盡無違之忠信不同十室必有見易得意不好學有自恃自  
盡二意夫不好學如好古敏求忘食忘憂皆是不如二字是  
畏醒世人處大意只是勉人以學將自己做個樣子丘字輕  
帶若全誇自己好學殊不知他人全不好學便非諱氣

###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 雍也章全旨

全章重論簡上敬字雖是簡之幸幸處却不可以  
敬簡並提首節是有取于仲弓之簡而許之下是  
因其論簡而深然之仲弓蓋能居敬行簡者子非桑伯子比  
也未簡雖只然其辨簡之言亦正見得  
仲弓有可使南面之基首尾即是下意

###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入君之度也  
參序子曰南面者居上臨下之位非其人莫可使也吾門雍  
也其人殆可使之居上而在南面之位夫子此言蓋以仲弓  
寬洪簡重有容物之量得臨下之體故與之也  
析講註簡字意勿着相○南面只是聽治之位不必泥定帝  
王說寬洪而不褊急簡重而不輕躁乃是居上臨下之體故  
曰可使南面註有入君之度二字以體言也蒙引度猶體也  
不止德量如言德量只說得寬洪包不得簡重

###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  
弓以夫子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  
之辭簡者不煩之謂  
參存疑仲弓知得夫子許已南面是以其簡因見子桑伯子  
之簡與已有不同者故以為問殆欲觀夫子之與否以証簡  
之得失也夫子曰可也其為簡固異于俗繁者也  
析講語類想見仲弓平良也疑這人故因而發問夫子所謂  
可也者亦是連上面意思說○可也簡說可處在簡上非



其南面也。朱子解云：此人亦可，以其簡也。猶云：他也是不煩的人。蓋未盡許之詞。○在之流，稱子桑，與孟子反子琴張為友，蓋老氏之流。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

行簡，無乃太簡乎？大音

言言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所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

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然存疑可也。簡之可與，可使南面之可不同。仲弓把他看同了。疑曰：簡不可以一槩若使自居于敬，則心中有个主，罪其一身動靜皆收斂于規矩之內，以是而行簡，凡事擇其緊關切要者而為之，不事繁文瑣碎，以臨其民，則事不勞而理民不擾，而從不亦可乎？這是簡得好。若自居于簡，則心中先無

規矩，無可守之法，毋乃太過於簡乎？此在張其一身又說舉于規矩之外，以是而行簡，凡事不分輕重緩急，任其疎畧，把細細法度都廢弛了，則事無可據之

這便是簡得不好，伯子得無類是。

析講居屬心行，屬政居敬是職業不放逸，居敬所行之簡是存其大綱畧其細目，居簡是怠荒不職業，居簡所行之簡是太綱細目俱廢。○敬兼內外，中有主以在內者，言自治嚴以在外者，言○朱子曰：居敬行簡是兩件工夫。△固有居敬的人，把得志重，却反得瑣碎了。○按可乎，毋乃俱實証之詞。久太煞又俱是為子桑辨，勿有嚴然自擬居敬之簡意思。○仲弓因夫子可以併字之簡，特將簡字辨論一番。簡字不可與敬字對看，須歸重辨簡。上兩截尤重居敬，臨民邊居簡二句只是及看居敬行簡，猶云：居敬了，又要行簡，非謂居敬而所行自簡也。問敬是就心上說簡，就事上說否？朱子曰：簡也是就心上做出來，但可行于臨民之事，不可治已。故行簡則可居簡，則不可。○敬而簡，則為簡嚴簡易之簡，不敬而簡，則為簡忽簡畧之簡。臨民本從南面字來，而不可乎，則非謂可居南面也。止論簡之可耳，毋乃太簡乎，亦止論簡之不可耳。因太簡不可，故并林然臨民字面。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為疎畧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  
參序仲弓雖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論簡之言精確至當談居上臨下不易之定論故夫子深許之曰雍也以居敬之簡為可居簡之簡為不可豈不誠然乎斯言可以經世矣觀此則知夫子之以南面許雍者正以其敬簡而其僅可伯子者正以其太簡也此可以得治術之源流矣  
析講然雍處自兼承可與太簡兩意來存疑云太簡之言正合我可也簡之意則失之偏矣不可從

哀公章全旨

此舉顏子學之成驗處以見其好學怒與過要看得細蓋犯而不較者顏子也此所謂怒蓋自天理人情所必有者而言三月不違者顏子也此所謂過蓋自幾微毫忽所未粹者而言不遷不貳須本克己之功說來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

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

學者也好去聲亡與無同

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辜怒在事則理之當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才差失便能知之才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顏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未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備精得五行之秀者為



入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譬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聞，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令參、哀公問：弟子中孰為好學者？孔子對曰：弟子之能學者有矣，而好學者不恒有。追思其人，有顏回者。好學，夫學莫難於治心，而治心莫要于克己。故凡怒而遷焉過，而貳焉者，皆其心之蔽于私而不能自克也。回也克己之功至矣。物之偶觸不能無怒，然隨物而怒亦隨物而忘，為能不遷檢之偶踈，雖不能無過，然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為能不貳，蓋平日克己功深，故能至此。可謂真好學矣。不幸天奪之速，而短命死矣。今也則曰：此人弟子雖多，未聞有真好學如回者也。好學難言哉。

析講：朱子曰：不遷，怒貳過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如此却是只學此二事，其學全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乃是做工夫處。不遷，不貳，是成就處。不遷，怒者因物之可怒而怒之，而所怒不在我，怒罷過即水消，無餘是不遷也。若怒得不休，欲便是遷，非但遷于他人為遷也。不貳過者，到顏子地位，本無過亦少，只幾微不謹，偶然一念差便，是過便自知之。隨即消除，更不復萌，所謂不貳也。陳新安曰：人惟不能克己，故遷怒。有己私之執滯也。貳過者，己私之隱伏也。顏子之學，真能克己，故直怒未嘗不怒，既怒則不遷，有過未嘗不知，既知則不留，此皆自克己上來。

子華章全旨

此章見用財之道，當以夫子為準。一則與所不當與而優于惠，一則與所不當與而過于廉。故聖人善教之以義。○大全陳氏曰：弟子為師使，義也。自宜而請粟，請益非義也。不繼，富而與之少，亦義也。宰常祿，當與義也。有餘以周鄉鄰，亦義也。夫子于赤，非吝于，思非奢，辭受取與惟是義之當否爾。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



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

使為並去聲

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孔子使也金

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

糸序子華為夫子出使子齊冉子為其母而請粟于夫子亦友誼也然使子華之母果不足于養夫子當自與之何待于請故子答之曰吾與之金明亦不必與也冉子病其少而請益子曰吾與之庾明亦不必益也冉子猶病其少欲再請益不可乃自與以已之粟五秉析講子華為夫子使齊亦是服勞之義必無內顧之憂冉子為友而念其母亦是至情故因其請而與金與庾至私以五秉與之則傷惠矣故夫子以義進之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

急不繼富

衣去聲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

維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也與粟得毋謂赤果不足于養母乎試觀赤之為我適齊也所乘者肥馬所衣者輕裘其家富矣我聞之君子周人之急而不繼人之富今赤已富而汝又多與之粟無乃繼富乎亦異乎君子之用財矣析講集疏云與益與庾亦是義尚可少與尚可少益者如古問觀之意夫子非徇求請也但過多則傷惠耳○肥馬輕裘正見赤之為母氏慮必周若待旁人請粟置赤何地吾聞之也云云重不繼富邊亦微示以不必與意弗非着赤看虛齋曰夫子此言以正求之過與而已之所以與少之意亦見矣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

參那疏孔子為魯司寇大夫也必有采邑大夫稱家故以原思為家邑之宰夫子與之粟九百此為宰之常祿義所當受者思狷者以多辭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鄉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夫子使義也而再子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亦苟至之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為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

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泰序夫子為思通其義也而止之曰此皆爾宰當得者既備爾稟有餘以與爾鄰里鄉黨之貧乏者可乎推君之惠以周人之急受固義也與亦義也何以辭為

析講大全馮氏曰子華之使原思之宰非必同一時也記者以其辭受可互相發明故係于此耳○毋字重讀是正意以與句是餘意○為宰與稟亦是任職受祿之義思之辭不是多非盡却之也殊不知九有之果為宰與非為思與故乎以毋辭正之見常祿不當辭以廢朝廷頒祿之公典此句重以與句是代思通其惠正以成思之康也

仲弓章全旨

春秋重世卿雖有賢才崛起亦不得從政故發此論以見用人者不可拘世類也犁牛二字亦不必拘以為此惡不過出于微末之意耳通節須重牛上說只指仲弓若顯言之則是欲彰其子之賢乃揚其父之惡非厚道矣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

舍諸

犁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善譽為父而有舜以餘為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繫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美則可為孝



合祭夫子私論仲弓曰物之見用于世者非可限于其類也  
世上有雜文之學乎國不足取乃其所生之子其色純赤而  
駢既合當代之尚且角又周正而中儀牲之選類此自可用  
以祭山川矣人雖以其出于羣牛而欲不之用山川之神其  
肯舍置之而不享乎物之不廢于所  
生如此人之不係于世類亦若是矣

析講本全陳氏曰祭天地之牛角醯稟宗廟之牛角醴社稷  
之牛角尺是角中程度也○孔子當時初不曾一字染着仲  
弓此亦記者知其言之所發而繫之如此  
○山川之用便是人用蓋決言不舍之意

**回也章全旨**  
此是勉顏子以至誠而勵諸子以希顏也三月不  
違不是贊顏子正是引進顏子處日月至焉不是  
抹倒其餘正是勉勵其餘處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  
也○程子曰三月三月天運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  
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自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  
子於聖人未遠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  
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  
志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參存疑子曰仁者本心之全德惟心無私累者為能治之同  
也○以明健之資深克復之力福壽言動純是天理用事雖至  
三月之久而其心之所存所發與仁常不相離蓋幾幾乎中  
心安仁者也若其餘群弟子非不從事于仁但無持久之功  
或一日之內心有其德少間又為私欲所間而違乎仁或一  
月之內心有其德少間又為私欲所間而違乎仁如此而已  
矣其餘求進于日月之中則賞于仁而可臻不違之境回也  
從容于三月之後則一于仁而充實  
不違之迹矣豈非吾之所深望者哉

析講本全朱子曰仁與心本是二物被私欲一隔心便違仁  
却是二物若私欲既無則心與仁便不相違合成一物○趙  
氏曰三月始借以言其久日月亦借以言其暫○類語三月  
不違仁不是三月以後一向差去但於這道理久後畧斷一



斷便接續去若無些子間斷便是天理所以與聖人一貫者以此○山月至焉是客從外而到底然亦是徹底會到一  
 番却不是髣髴見得个恁地○存疑云日月至焉不是一日  
 一月纔一至就夫是一日之內皆在于仁○內外主賓只  
 言三月不違仁常在內為主日月至焉仁來自外為賓不添  
 欲字作伴何如曰餘子之去顏子雖自地位遠在然曾聞及  
 子貢之倫皆包于國便未可十分抹煞○仁只是吾心之天  
 理三月不違仁者言吾心之天理常為主也非說心是一物  
 仁又是一物而不違之也蓋天理本無去來而心為動物時  
 有出入仁便因之而合離矣朱子云心如鏡仁猶鏡之明鏡  
 本來明被塵垢一蔽便不明若塵垢一去則鏡明矣顏子三  
 月之久無塵垢其餘或日一次無塵垢少間又暗或月一次  
 無塵垢二十九日暗亦不可知此喻最確○合其餘衆人言  
 或有人日一至焉或有人月一至焉就其餘中一人  
 言或有時日一至焉或有時月至焉亦須悉得

季康章全旨

此以三子之才告康子亦啟以器使之道也果達  
 藝就平日言從政方說到應用上季氏語意看得  
 有是綽有餘裕之意正對他可使二字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

也與子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子曰賜也達於從政乎

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

何有與乎

從政謂為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材能○程子曰季  
 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  
 子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存疑存疑季康子問天子之內如仲由者可使從政為從也與  
 子曰凡人優柔不斷者不足以從政由也資性剛決遇事能  
 斷平日是個果的果則能任難勝重於從政也何難之有曰  
 賜也可使從政也與子曰凡人執滯不通者不足以從政賜  
 也心明穎悟事理通曉平日是個達的達則能剴劇剖發于



從政也何難之有日求也可使從政也與子曰凡才不能泛應者不足以從政求也心思工巧處事有方平日是個藝的藝則能隨物應變於從政也何難之有三字

有所長如此用人者當得隨材器使之道矣析講問從政例為大夫何據然則子游為武城宰仲弓為季氏宰之類皆不可言政與朱子曰冉求遊于季氏之朝夫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可見○麟士云朱子說甚明令人于子夏為莒父宰仲弓為季氏宰兩處問政皆說得橫天蓋地又何也○為政者君從政者臣故以大夫為從政果則足以決大疑定大事于俄頃之際達則事至物來可立辨辨藝則設施措置應用不窮故皆可使從政胡氏曰康子終不能與三子同升

諸公此魯之所以不競也

季氏章全旨

此皆閔子不欲破公家而強私門之意其心難以顯言故託使者婉辭之善字只是能達我之意止彼之召便是善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費音祇為音問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俱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竟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為已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况閔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是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昂見而豫待之乎知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為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生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泰序季氏不臣而其邑宰政時聞一賢賢故欲用之而臣使為宰閔子騫曰我之心不欲仕也爾其善為我辭爾大夫焉如有不許辭而復來召我者則吾必出境而在



畔○金氏曰費乃私邑夫子嘗欲置之宜問子所不替○善為我辭辭今此之召也如自復我預却其後此之召也○汶水名出瑯琊朱虛縣東泰山東至安丘入海

**伯牛章全旨**

此見夫子篤師弟之情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丘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夫音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為癩也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也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未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聖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參序伯牛有疾想非常疾也夫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疾勢如此其亡必矣是誠命矣始以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以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亦應有而有之其真莫之致而至者耶

析請大全金氏曰北牖牖字誤當作牖蓋室中北牖而南牖○輔氏曰不入其室避通奉之禮義也自牖執手致未訣之意仁也此聖人從容出禮處○喪禮大記疾病內外皆攝君

大夫撤懸士去琴瑟寢東首北牖下○命乃莫之致而至者日命矣夫蓋不怨其致也斯人指其素有德行而言張南軒曰如顏閔之死方可謂命于顏曰短命于伯牛曰命矣夫蓋其修身盡道謹疾又無憾而止于是則日命而已若有取死召疾之道則是有以致之而至非天命之正矣

**賢哉章全旨**

顏子胸中自有樂故貧寡不以累其心不是將那不以貧寡累其心底做樂○此章重不改其樂句大凡論道須看他當境何如惟當境乃其真際夫子從是際上說出顏子心境來以見其賢一賢字前虛後是總括其所造高所養純也若見賢他安貧則淺矣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食音嗣 樂音洛



簞竹器食飯也瓢瓢也顏子之食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貴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嘆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合參夫子嘆美顏子曰凡人學道者多得道者少賢哉惟回之為人也何以見之蓋人其難于處貧而回則貧之至者矣一簞之食何非一瓢之飲何薄蕭然在于陋巷之中何困他人處此不堪其憂戚而回也泰然自得不以是而易其樂中之真樂是其所見者大所養者

純豈人所可及者哉賢哉回也

析講王觀濤曰不改其樂非樂貧亦非樂道蓋道即心心能樂若說樂道還與道為一了作文勿出道字玩不改字則樂在貧先非因貧有講賢哉句宜用幾于忘如于化等語切○一簞食三句是極形其貧困以見不改其樂之難程註自其樂自字是對簞瓢陋巷言其字當玩味是原有此樂不以日樂而曰不改其樂蓋顏子克盡己私全是天理此心與理渾淪自有悠然自適處胸中氣象眼前光景自與造物者遊一切世味都不上心求即此便是真樂故不改朱子云顏子是夫子稱他樂他不自說我樂人自說樂時便已是不樂了○玩此則不知有樂何知有貧不知有貧又何自改不改二字須如此體會方得陳潛室曰已得道人樂處則是道回不待以彼之道樂我之心也但說以孔顏之樂不可形容而不知其所樂何事則將有執空嘗寂之病聖賢着寔工夫豈是欲人懸空坐悟所以濂溪必令二程專孔顏所樂何事○蒙引雖窮居不損焉顏子豈以簞瓢陋巷而改樂哉使顏子而富貴其樂亦猶是也

**帝有章全旨**

此即求也退故進之意加不足者中道而廢二句是夫子設言不足模樣以振冉求之委靡意宜活看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

中道而廢今女晝

說首悅  
女音汝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悅夫求之道誠如口之悅芻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曰

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參蒙引冉求曰夫子之道高矣美矣求也非不欣慕而求以至之但資稟昏庸力不足以從心也子曰所謂力不足者非不用其力也乃是用其力以前至于中道欲進不能而不得不廢耳今汝不盡地自阻未嘗意用其力以求進也不以不足諉哉

析講悅畫二字正相反悅者必不畫畫者自非真悅求之畫而不進由于悅之不深故也悅苟深必欲罷不能豈有畫之理惟其畫以自限故局於藝而不能充拓耳○冉子陽信力不足之名以陰諱其不悅之寔開口就是畫了○夫子已親見其微故直破之○蔡氏曰予之道以一心而動靜之德以一身而體陰陽之和其理則仁義禮智其具則禮樂政教其文則詩書易春秋道中正自有可嗜之味在悅者企慕欲

或是不悅亦不悅也○如人擔重担行遠路行到中途氣力竭了分去不得左始放下如此方謂之力不足冉求未嘗用力便說力不足此是畫處

**女為章全旨**

此造子夏以真儒之學一戒當一直說下勿平為字無字緊相呼應夫子從儒上分別君子小人只在用心上慮其誤人于小人而猛為提醒耳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公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強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已自便凡可以善大理者皆利也子夏又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人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

參存疑子謂子夏曰人為學所以學為儒也然同為此學而用心以分別人品遂別如致知力行只欲求得于己君子儒也女勉為之君致知力行只欲求知于小人儒也女無為焉蓋為己為人一念之間而君子小人之分遠矣可不審哉



析講為己為人，是君子小人正註謝氏注遠大意原道圖外  
 今人以作正講故文易浮也。○蔡虛齋曰：學為己，學為義，但  
 知其為吾性分所固有，職分所當為，盡吾事焉而已者，為己  
 也。若學為仁，學為義，而欲以致聲華，下利祿者，便是為人。也  
 此不分于其迹，分于其心迹，則同而心則異也。○註中存己  
 字要活看，舉天地參贊位育經綸事業，君子皆以為己，任則  
 責己者何等遠大，原非徒為守一身己也。只是以此為身內  
 之事，而非有所為而為，便是為己耳。若死看註中為己字，則  
 于夏原是篤信謹守的人，夫子又何必以君子儒勉之乎。

子游章全旨

此見士品宜端意得人，只是心與之弊，非是取之難  
 致，因不徑，一可是因小以明大，因兩端以見全體。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女音汝，澹徒甘。

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徒  
 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  
 入之私可見矣。○楊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  
 為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人之情可見矣。後世  
 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子之  
 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為法，則  
 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感。

參序子游為武城宰，子曰：爾為宰，干彼會，得有立心制行之  
 人足，以表示風俗。爾乎子游對曰：有澹臺滅明其人者，舉其  
 素行，一不端，可以概其為人。他行必以大道，不由小徑之徑  
 進見必以公事，非公事則未嘗至于偃之室也。偃之  
 所得者如此，此其動必以正，而有以自守可知矣。

析講朱子曰：為爾乎三字是語助。○王觀濤曰：公事是禮事  
 故註云：飲射讀法之類。○夫皆至邑宰之室以行禮，而  
 來也。時文悞作政事，以說來，其謀議了。○滅明貌甚剛，夫子  
 以為材薄，既受業退而修行，必如子諸侯，夫字與之曰：吾以  
 貌取人，失之子羽。○行不由徑，二句只隨舉其一，讀以見其  
 平日立心正直，制行端嚴也。○胡氏曰：動必以正，則非但行路  
 而已，有以自守，則非但不私請而已。故又以可知可見總言  
 之。虛齋曰：滅明為人如此，其可謂好人。子游以是取之，亦可。



謂知人矣

孟之章全旨

此夫子為居功者訓也。不伐，要本其真心來說。反全軍于既敗，而獨策馬以自掩，此其中心真有痛我師之敗，績而不欲以功自見者。以為戰敗而還，主憂臣辱，我何敢緣此占一段功。此皆忠厚之心，所到故夫子特與其不伐。

子曰：孟之友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

後也。馬不進也。殿，去聲。

孟之友，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之友者是也。伐，善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掩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入之心，則人欲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已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入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友可以為法矣。

參大，全子曰：有功者易伐，若孟之友者為能不矜伐也。戰敗以殿後為功，孟之友當我師奔北而獨為之殿，則彼齊人不得長驅而前，我師得以全軍而退者，反之功也。及將入門，是國人屬目之時，乃策其馬而言曰：非敢獨後也。馬不能前進，無如何也。非惟不自有其功，又自掩其功，深自損抑如此，亦賢大夫哉。

初，請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師伐我，及清武，故請戰。孟孺子洩師右師，冉求帥左師，以武城人三直為已。徒卒與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涉洧追之。孟之友後入，以為殿。○不伐與顏子無伐不同，彼就心德上說，此只就一事上論戰勝以前為功。戰敗以後為功，蓋以身而掩敵，以已而衛眾也。將入門正衆人屬目時，正可以見功之地。于此策馬而歸于馬之不前，真个不伐。○殿在車後，前曰啟，後曰殿。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不有享全旨

此只重慨時尚之非，意不是教人求免憎惡，亦不是為難免者。惜若且不伐不美而退，至于難免，習俗之澆漓為何如。○全要得聖人傷時之意，而字作不字看。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



### 之世矣

鮑徒何反

祝宗廟之官鮑備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參序子曰世情好諛悅色必人人祝鮑宋朝而後可其不有祝鮑之口才不有宋朝之美色而欲免世人之憎惡難矣哉

析請張氏曰必有巧言令色而後可免于世則世之衰微可知中人以下以利害存心者鮮不為變易矣此聖人所以嘆也

○饒雙峰曰世教明則人知善之可好而不好諛知德之可悅而不好色矣○邢疏春秋定公四年食于召陵衛靈公

行祝鮑從及臯鼫將盟將長蔡于南衛侯使鮑私于長弘乃長衛侯于盟是時世貴之也定十四年左傳曰衛侯為夫人

南子召宋朝杜註云南子宋女也朝宋公子舊通于南子在宋呼之是朝為宋美人而善淫也○難免者言無以祝人之

聽而莫不病其短于才色無以動人之觀而莫不鄙其近于野是也且今之世則舉世皆然不特衛與宋也

### 誰能章全旨

此嘆世人但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欲入誰能章全旨知行不可以不由道也詳能何莫四字緊相承

###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嘆之之辭○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

參序子曰事之有道亦猶室之有戶也由之即是離之即非矣自今觀之戶者人所出入之地誰能出而不由之若道者

事物當然之理至簡易至切要其所賞由更甚于戶而世之人何故乃莫由于斯也不亦深可怪哉

析請大全馮氏曰莫不肯也○饒氏曰何字內有深意○朱子曰何莫之云猶何莫學夫詩耳若只以不能不由戶言夫

行之不能不由道則世之悖禮犯義而不由于道者為不少矣又何說以該之耶○陳氏曰夫子怪嘆時人蓋曉以道之

必賞行亦以見道之本不難行也○誰能不由戶是勢不能不且不由此便阻塞無從而出勿添知由能由說語亦勿添

入字于出字之下要知此章是夫子以由戶提醒世人人不

由戶如何出室若不由道何可一步行得所謂出門便有礙也如事親長人所同然必孝弟方是道必能孝弟方是由道



若不能孝弟雖日事勦長不可謂之由  
道易由不由實由不由皆怪嘆中意

**質勝章全旨**

此章論文質不可相勝當時以質勝為野以文勝為君子故夫子言質勝者誠野其文勝者非君子也必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然後字重看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主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自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也  
參陳氏子曰人之一身先有質而後有文文所以文其質也文得其中方與質稱若質勝乎文則文不足而為野文勝乎質則文太過而為史蓋文可益質無損益學者損史之有餘補野之不足使文質相稱則有彬彬之氣象矣然後為成德君子野之與史皆不可同且語矣學者可不酌其中乎

新補麟士野史君子作三項人不易○文質彬彬謂質忠信誠越于威儀文詞之中節威儀文詞于忠信誠越之表此乃以質為主而文以輔之謂之君子則非野亦非史矣○文質只就人身上說忠信誠越之自然者質也威儀文詞之燦然者文也野是野人鄙略無文采也史是史官世道衰微史官或多聞習事而誠寔不足者如周官太史掌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所謂多聞也太史小史皆掌  
喪祭賓客會同軍旅之事所謂習事也

**人之章全旨**

此示人當順理而行也全此直理則生不虛生不妄然雖生而無益于世總是發人猛省意直專以理言問兼立心制行言○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則必得所以生之理如耳目則有聰明之德父子則有慈孝之心見孺子入井則有惻隱之念見一可羞惡事便有益惡之良此寔理自然而無一毫偽曲者也故曰生理本直○罔是脫畧作偽以是為非以黑為白其粗至于以鹿為馬也是不直其細推至一念之不是惡惡不如惡惡具好善不如好善也是不直○生理本直是本句正面本文是人之生也直非說似天之生人也直如內不遷于情外不狃于物損人之順理說補在直字下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兩  
參太全子曰人之生乎天也寔理自然初無委曲本是个直  
的可見人必直而後可以生也彼人之不能順是而處罔不  
直者是失其有生之理而無可生者也而猶能保其生者特  
幸而免乎死耳然人可不及其生理之直以求  
析講淺說人心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何嘗不自然自然處  
即是正發忍無恥是罔之也○**麟士**上生字始生之生下生  
字生存之生不能順是方着作用以解罔字上句只說理故  
曰生理本直似不可動○人遺順此理意在兩句夾縫處不  
在言內或只依文不補尤妙蓋是正反相足也○按罔字與  
任字不同如學而不思則罔猶無也言只  
無此理也不能順是還在罔字上一層

知之章全旨

此夫子因道道之淺深指出地位之高下欲人勉  
其所未至也知好樂俱就現成說忽着工夫蓋論  
工夫則樂原于好好原于知論地位則知不如好好不如樂  
然亦只就目前道前道非謂知不可進于好好不可進于樂  
也蓋知之深自能知好好之深自能樂耳  
說○三之字俱揆理四者字作三樣人看好則求其所知而  
志向專一樂即得其所好而旨趣融洽本一貫事而功候有  
淺深故地位有高下也作文發  
兩不如字全要得引進學人意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晉洛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  
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  
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  
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  
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與  
參存疑子曰人之于道謹者討論明于心而知所往知也知  
之與不知者有間矣然尚在可否之間未見其真心寔意未  
必得之是不知好之者好則深愛焉慕如日之于味目之于  
色真心篤意而求必得之也好之視知之有間矣然方欲求  
之未必有得于己是不知樂之者樂則本之于身由生而熱  
由熱而安從容和順不勉而行真得于己豈但方欲求之而



已哉然則學者當由之而好由好而樂斯可矣

析講淺說以地位之高下言勉學者之意在言外○朱子云人之生便有此理然被物欲昏蔽故知此理已必好之者是知之已至分明見得此理可愛可求故心誠好之樂之者是好之已至而此理已得之于已凡天地萬物之理皆具足于吾身則樂莫大焉○兩不如字以兩人言之則彼此有其不知以一人言之則前後有其不如四句接連說下有一層進一層意未到此處假借不得既到此處又歇脚不得

中人竟全言

此章就因材施教說而勉為受教之地在言外○立言本旨全為中人說法以上以下即所謂上智

下愚此種人固不多得天下惟中人為最多兩呼中人全要他離下而造上便是人人可語地位此意不可不知上謂性命之微神化之妙也亦就下學中聞發其精微處便是語上處便是上就下學中聞發其精微處便是語上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上也

以上之上

○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人而無躁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一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上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驟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合於子曰教非可以驟施亦顧其人為何如耳天下惟中人最多而有所謂中人以上者則其資稟不凡而學力可以深造苟以道之精深者語之則我以心授彼以心受將超然而頓悟矣斯可以語上也蓋中人以上者則其資之所具者既凡而學之所造又淺苟亦以道之精深者語之則在我不顧其安在彼徒滋其惑將茫然而無得矣是不可不語上也此所謂因人而施也而學者亦當勉力以為受教地矣析講朱子曰中人以上以下或疑是工夫如此或疑是資質如此聖人只說中人以上以下若便籠包在裏面○麟士此亦與夫子之文章節相發○按可以二字見得學者有不可教者雖欲都語上不可語上即是語以上下但本文只言語上有不可不可亦勿添出語下



樂運章全旨

此必因樂運有計較功利信惑鬼神之失而語之  
總是說知仁用功處未便具知仁之本體知仁各  
有兩層上一層固重下一層亦不可更過蓋敬遠正以專其  
所務然必敬遠則是非上左見得明後獲正以純其先難然  
必後獲則功利上左洗得淨未向原雙頂說可謂二句見不  
如此便不可謂知仁意虛齋云務民義敬鬼神分明于非  
上見得透故為知者之事先難後獲分明心于理而無一  
毫之私欲故為仁者之心○務民之義○句務字最重先難  
後獲○句先字最重務者事之所當為先者心之所當急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

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知遠皆去聲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  
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  
者之心也此必因樂運之失而告之○務字最重人後信鬼神  
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句先難克  
也○句先難為先而不討所獲仁也○句民曰當務為急不來  
所難知力以行所知不憚所難為

黎大全樂運問知于夫子子曰是非之心知也民之義是  
道所宜為者則用力務盡至于鬼神亦必誠敬以祀却不惑  
之以求福而遠之則知其所當知不知其所不當知是非之  
心不失可謂之知矣運又問仁子曰心無私欲仁也仁者于  
凡事之所難必先之而不敢緩至于效之所獲則後之而不  
為計此不汲汲于功利而心無私欲可謂之仁矣運也知之  
析講問知之事仁之心宋子曰務義敬神是就事上說先難  
後獲是就處心積慮上說事也從心裏做出來然仁字說較  
近裏知字說較近外○民者人也義者宜也如詩所謂民之  
秉彜即人之義也此則人所宜為者不可不務也此而不  
務而反求之由真不可測識之間欲避禍以求福此豈謂之  
知者哉○先難後獲○句先難者之心如是故求仁者之心亦當如  
是○先難後獲或即在為仁上說蓋去私存理工夫最難也  
近來操觚家多主之○民義片理道之所當盡職分之所當  
為者皆是鬼神亦是而鬼神敬而遠之者敬言所報事之理  
而已而不諱遠之以要福免禍也先難凡身心之所切切性分  
之所關者皆運往以先之也後亦難中所必至後之者無期



必之心也。朱子曰：正誼未嘗不利，明道未必無功，但不以功利為心耳。

知者章全旨

總是發知仁之妙，句句根心。說動靜是心之體，山水是心之感。樂壽是心之德。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

仁者壽

知去聲，樂上字音洛。九教反下字音洛。

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搖，故樂靜。而有常，故壽。

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參序子曰：天下之人有為知者，有為仁者。以其情性而言，知者本性空明，有似於水。所樂應在水而喜其流行之趣。仁者本性厚重，有似於山。所樂應在山而悅其敦良之基。以其體段而言，知者心無疑礙，不為事物所蔽，不為事物所拘，無論為寂為感，而其心一。仁者心有所礙，無論為寂為感，其心一。于窮

為境累，有隨往而樂之。真仁者精神純固，則物不能侵，數不能大。有必得其壽之理。是可見歷歷想見之者。

析請：大全朱子曰：此不是兼仁智而言，是各就其一體而言。只心之虛湛為知，心之純一為仁。○知者動，意忠常多，故以動為主。仁者靜，意思常多，故以靜為主。○此一章只要理會得如何，是仁如何，是知如何。○字通透，如動靜等說，自分曉。

樂水樂山，動靜樂壽，俱不用沿字就知仁上看出。○王觀濤曰：樂水樂山，是神相契，不必見山水而後樂之。當活看動，是不應靜，是不擾，明達之知。經又知權無可無下，可全下執一。故曰：動靜一的人，理不問以欲真不參以妄胸中無私意。攪擾故曰：靜凡入執一不通胸中便不洒落。故惟知者樂水。人私欲我代精神便不固，故惟仁者壽。○知仁是所得于內者。樂水樂山，動靜樂壽俱是可見于外者。夫子既其內而想其外，見得知仁却有如此如此者，不能一而盡也。○仁知各開看，一是渾厚的人所成就，一是通達的人所成就。山水動靜等亦各開說。程子將動靜作能原樂水樂山，意蒙引作就樂山樂水，見其然，俱不必從樂水樂山非必得山水而後



樂也只是形容他心神所契各有其類耳境有容來而樂亦嘗不在也動靜以體言乃體段模樣之體非體中之體也樂以心言壽以年言亦據理而言之也樂不取必于遇而取必于心壽不取必于數而取必于理須善看

齊一章全旨

此以道字為主夫子有志先王之道故深望乎齊魯之亟變以至干道也兩變字不同齊之變是去魯之變是振起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兩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一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強魯弱孰不以爲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爲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修樂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一國之俗惟夫子爲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爲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

開公之治魯皆此道也至干今皆非昔日之舊矣齊俗壞于桓公之霸勢雖似強于魯而先王之道已蕩然無存魯俗無英主振興勢雖似弱于齊而先王之道猶有存者若齊之君臣能變其政而作新之思齊政以重禮俗僅可如今日之魯恭功利既革方可望以禮教夸詐既去方可望以信義而文武之盛固難以遠復也若魯之君臣能變其政而作新之起衰政以易頹風便可至于先王之道蓋禮教信義莫非先王之舊但修舉廢墜則紀綱制度煥然維新而文武之盛可復見于今日矣一國都要變而變有難易如此

析講此以一國之政俗言非以國勢之強弱言也上以是率民爲政下以是成風爲俗故以政俗言之胡雲峰曰集註收有美惡美者先王之餘風惡者伯政之餘俗此可見有尊王之賤霸之意○一變至魯須再變乃可至道此言其變之難一變至道此言其變之易而齊魯不可不變意自在言下○歸雙峰曰俗由于政桓公富國強兵故其俗急功利假借信義故其俗喜夸詐魯周公之後周禮盡在其重禮教可知至漢初猶爲頑羽固守城不下其崇信義可知○魯齊王氏曰慶元年齊仲孫湫諫桓公曰魯猶秉周禮長十一年季孫欲用



田賦使冉有欲諸仲尼仲尼曰且子季孫欲行而法則有周公之典在昭二年晉譚宣子適魯見展禽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此所謂舊存周公之法制也國語管仲為政制國為二十一都註云此非周制不立卒伍不修甲兵作內政而資軍令則可速得志于天下註云內政國政也此所謂從簡也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蓋期年報

觚不章全旨

無限感慨

此章重各定一字春秋時凡事各存寔亡者多故夫子寄慨于觚觚正名之意也一不字一哉字有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音

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為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非國矣

觚者稜好烟觚稜也曰器類新謂觚者因其有稜角之制而

新謂麟士云馮說酒器為是集註兩存必重前說○觚哉觚哉呼其名而重言以嘆之也○上觚指器下觚指制觚哉觚哉嘆器之失制也古人制器必尚象上圓象天下方象地且又取其置頓之安穩焉春秋時已有破觚為圓者矣徒取其利于工之易鑄而不知失其象便于人之易持而不計其頓之危也孔子于獻酬之際見而嘆之其事雖小而輕變古制之漸已兆于此矣

宰我章全旨

此宰我憂為仁之有害故設為不可從之事以窺仁者夫子亦即其所問者發出君子圓通妙用見天下事入仁者之心而不能窮仁者之仁可知天下必無陷仁而死者而仁之可為見矣陳新安曰有切于救人之心而不察所以救人之理仁者不若是其愚是以貴乎學也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



可罔也

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幸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方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命參宰我問曰仁者以慈愛為心則必切于救人雖或告之曰井之內有一人溺于此焉其將以身從乎井而救之也不救則無惻隱之心救之則有沉溺之患仁如此其難為乎子曰仁即欲救何為其從井然也蓋仁者即成德之君子也君子自愛愛人此可使之逝而往救也不可使之陷其身于井也蓋君子凡事信之于理可以理所有欺之也不可以理之所無而罔之也蓋救人者仁者之愛也不從井救人者仁者之明也愛而能明為仁何嘗有害哉

折講大全或問可欺是繼可逝而言不可罔是繼不可陷而言言否朱子曰也是如此但可逝不可陷是就一事說可欺不可罔是總說不特此事如此他事皆然○存疑井有仁焉本無人也故曰雖○何為其然也猶云何必如此也虛虛若轉之詞寔意正在下可逝一句即發透議論者未是○王韓曰君子可逝四句上一二句以事言以下二句以理言下二句是上二句之意勿平對○單昆湖云可逝不可陷能救人之事言可欺不可罔寬論其理而逝乃欺中下端也惟可欺不可罔故可逝不可陷○欺者乘人之不知而誑之理之所有而事之寔無也罔者掩人之能知而愚之理之必無而言之欲有也人之墜井世有此理而有與無則非君子所能必知故或未必真有而可欺使往視之也自人井中而可以救人則斷無此理安得以此罔之而使陷于井中哉

君子章全旨

此示人以求道之方也博是博求在外屬知約是約上身為來屬行情文如多識前言往行旁通各物事變皆是約禮如視聽言動必由禮皆是博則有以食道之全約則有以守道之要約先以博則聞見日廣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而約不患其無基博繼以約則身心有據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而博不失于汗漫故曰可以出處玩亦可二字當是訓君子以用功體道非是贊君子語○博約工夫



缺一不可非博學則無以約禮非約禮則博學為無用約即  
在博之中禮即在文之中弗畔即在博約合一之中

###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扶○約要也畔背也君辛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  
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程子曰博學  
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汙漫博學矣又

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合衆子曰君子之學將以求道也道之散殊而燦著者則爲  
支道之規矩可循者則爲禮不博文則所以窮究天理者未  
得其詳不約禮則所以踐履夫理者未得其要未必其不畔  
于道也誠稽之古以究聖賢之成法考之今以識事理之常  
然而博學于文又將這博學者約之以禮諸身操其至當不  
易切近可守者行之而一循乎禮如此則內外相助博不至  
于泛濫無歸約不至于流遁失中即未能與道  
爲一亦可以弗畔于道矣夫學者不可不勉也  
析講大全朱子曰禮字不可以作理字看是持守有節文處  
○看博約字與之以字有貫意約禮云者前之博而今約  
之使就于禮耳○博學條目多事專着去理會約禮只是下  
个道理如視也是這个道理聽也是這个道理言也是這个  
道理動也是這个道理○博學是致知約禮乃是踐履之定

○真註道散于詩書六藝者燦然成章謂之文道體于躬行  
寔踐者截然有矩謂之禮約之以禮之字指文言謂舉詩書  
六藝之所得約之爲大中至正之矩而率之由之也

#### 子見章全旨

此章子路守經夫子行  
權總是不失其正之意

###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

#### 之天厭之

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  
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  
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爲辱故不悅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  
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  
聖人道大德全無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  
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



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參序子見南子子路以南子非可見者不悅夫子乃出誓言曰子之行有所否而不合禮不由道者則得罪于天天必厭絕之天必厭絕之也子何疑焉

析講大全程子曰古者大享夫人有見賓之禮南子雖交參參既以夫人處之使孔子見于是時豈得不見○饒樂望曰子路氣粗見偏卒未易回巽言則不入故夫子與之矢言欲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矢

之者言之憤激而近于贅者也

中庸章全旨

此觀人之離道也中庸就用上看蓋隨事隨物而各具者也夫子贊中庸正範民以中庸意中庸即

是德德為人所同得故不日鮮能至字即在中庸上說真其至中庸至而無有不中不庸者若說至極之至宜乎民之鮮能何足嘆哉民只是知勉賢不肖之類鮮此德由世教衰民不其行而然若中庸上言鮮能此道則以氣稟之異有過不及而然也彙解中庸之理見于日用常行而寔為吾心固有之德故曰中庸之為德也民鮮久矣即行而不合中庸以見中庸之道下句加一鮮字便合知行之意與此處語氣微別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鮮注平子

中者無過無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

教衰民不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

參序子曰人所同得者為德而德之太過者則可損不及者則可益皆非其至也惟中庸之為德也無太過無不及為日用之所不可易其至當恰好處無以復加矣乎此乃人所同得者乃今世之民安于習俗之弊非太過即不及其無有此德者亦已久矣自有而自失之是豈凡人之責哉

哉夫子深有感而于世教之衰而嘆之如此析講大全胡氏曰書言中不言庸後世以中為難行故夫子加以庸之一字然則庸者常行之理也而民固有鮮能行之者何哉

知有章全旨

此章論仁子貴就仁之功勳及人盡善盡美是就仁之本體存心上說首節扼其求



以仁體末節示以求仁之方總起致子貢不必求仁于遠也  
○立人達人即子貢所謂欲無加于人仁之事也近取譬  
喻夫子所謂勿施于人恕之事也○通章大義總為博施濟  
衆說法見仁不當求之事而攬求之心子貢說民說衆夫子  
只說人已子貢說施說濟夫子只說如達子  
貢說博夫子只說近須看他章章對針處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

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施去聲

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  
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  
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  
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

衆大全子貢有志為仁而未知其方以為仁道至大非窮極  
其量不足以言仁也故問曰如有入焉博施恩澤于民而又  
能所濟者衆無一人不破其澤其德何如可謂之仁矣乎子  
曰博濟若此何止于仁道等地位必也有聖人之德又有天  
子之位行仁到那極處然後可以當此乎然聖如堯舜亦尚  
以施濟未周為病此非堯舜不能

盡仁蓋博施濟衆勢有所不能耳  
析講本全陳氏曰博施自我之施恩澤而言濟衆自衆人之  
被吾恩澤者而言濟衆難于真施是進步說有雖博施而衆  
不皆被其澤者○朱子曰仁通上下而言有聖人之仁自衆  
人之仁一事之仁也是仁全盡之仁也是仁仁字直聖字橫

○或問必聖人而後能之乎曰此正謂雖聖人亦有所不能  
耳必也聖乎蓋以起下文堯舜猶病之意○麟士云可謂仁  
乎或問是堯舜本底來說朱子曰然蔡覺先亦曰如此而後  
可以謂之仁矣乎蔡引作堯舜未足以盡仁亦可從○語類

問何事于仁曰只言作何止于仁○必也聖乎一句直連看  
蓋上下句文意有相搭及表意是緊轉連看不是直連看  
子貢之兩益以仁道至人非也蓋極遠不足以當之蓋疑施

濟猶未足以盡仁也夫子言施及下民濟及一物皆是仁博  
施濟衆功用最大仁不足以盡之正與問意相對聖以地位  
言不是離乎仁而為事

聖只是行仁到那極處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六音

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

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真切於此

泰本全夫所謂仁者不必事功之廣濶而在心體之周流其

心純乎天理之公而無私欲之亂觀天下之人皆吾同體如

己欲立以自植其身即思慮置他人而立人扶持栽培使之

有以自植己欲達以自遂其志即思慮置他人而達人必無

過寒沮抑使之得以自遂即其勢有不能盡立盡達而觀人

猶己吾心已無一毫私欲之私矣仁者之心如此

析講立字達字之義皆兼內外而言如在此而在得穩便是

立如行要到便是達如身要成立亦是立學要通達亦是達

事事皆然○問欲立達立達人又若有此心便有博濟的功

用曰博濟是無了期凡事故曰堯舜猶病然若得果無私意

已存此心仁則自心中流出來隨其所施之大小即可見矣

○麟士曰按語類謂己欲立便立人己欲達便達人仁者之

心自然如此不待安排無甚着力此皆對下能近取譬可謂

仁之方而言因下是恕近于勉故以此為仁謂之自然也其

意到立人達人少不得知明處當四字令人不解遂謂人已

之際一欲可通已方欲立欲達便自立人達人如捏空塑影

都無實際○語類若曰己纔欲立達便自然立達別人天理

周流無間彼此益不待于警出此對上節則但以兩人字其

他博衆字便自渾融如安少懷何必更限定安懷得多少

只存心自然決無一毫自私自利及若上不落耳若謂己欲

立達而即己立人達人則其願乃更奢更浮于子貢又豈事

人立教之指乎○此是狀仁者之體段就愛之與說仁只是

此心之天理周流于人已之間無一毫己私間隔便是己欲

欲字最重求之民與衆則仁愈遠而難求之己之欲則仁更

近而易下節迎字正從己字欲字看出夫子之意只欲子貢

從心上體貼出仁來仁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則人我原共一

己動念自然相關但凡人為私欲間隔所以看得人是人已

是己仁者之心太公無我意見得天下之人本吾同胞動念

即便周備如此則事事皆天理念念皆天理已所欲中隨有

及人之道矣立達亦不是空存此心只是立達一人也是仁

立達得千萬人也是仁隨其地位皆可盡仁不必定要博施

濟衆耳立達有分教養說者謂立是養之使安其生達是教



之使達于理亦可從但不知渾講為妙

###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是勉焉則肯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于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一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衣帛七十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廣眾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為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矣凡此子貢有志於仁從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為仁之方雖博施濟眾亦由此進

泰序仁體之切近始此則求仁者何必求之遠且難哉但能近取己心以譬諸人必以我之欲立欲達而知他人之亦欲立欲達然後推此心以立之達之則人己之私由此而去天理之公由此而全雖未可即謂之仁而可謂求仁之方法也已何徒以博濟為哉

折講大全朱子曰夫子分明說夫仁者則是言仁之道如此所謂仁之方則是言求仁當如此夫仁者與所謂仁之方正相對說麟士云己欲立達而立達人此地位不可因對博濟判作容易此便是將那仁者底全體本用來立一個樣與子貢看教子貢下手尚不能道取鮮處能近取譬能近取之事盡得此事則己私漸克天理漸復求仁之方莫要于此蓋己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是仁人欲間之便與心不相貫通恕者所以去間之方也近取就在立達上見之苟自一念之立達而推之人是即求仁之門路遇事便可行對人便可行舉一念便可行故謂仁之方也朱子曰仁如木石所發之愛如水之潤物意如開水使流此喻最明切子貢博

論



論語卷之三

施濟衆是正事功上求仁夫子於達取譬是在心體中見仁  
 見得求仁不必施之博濟之衆也常存此施濟之心而已  
 待博施濟衆而後為仁孔顏不得位不成做不已  
 得仁語類第一節以己及人第二節推己及人





